

## 守望里的愿景

■李晓

在时间生长的苍苍大树里，有什么能够凝聚成岁月的琥珀？

我打量着熙熙攘攘的凡尘众生，想听一听他们新一年的愿景。这些平凡人的坚持、守望，赋予他们又一年时间的重量，荡漾开生命之树的年轮。

小刘，皮肤黝黑，双眼明亮，脸上还有一个小酒窝，笑起来特别好看，他是我所在城市大江的一名环卫清漂工。

以前，小刘一家是大江的渔民，一条大江成为大地的血管，一条大江也如乳汁，供养着小刘全家的衣食。那年大江执行10年禁渔期，小刘家那艘浪里雨里出没多年的渔船上岸，成为时间岸边打渔岁月里文物一般的见证。

那年有天，小刘打电话给我：“李哥，明天是我们家打渔的最后一天了，你来看看。”于是我受邀前往，霞光满天中，我和小刘的妻子、父亲坐在机动渔船上，渔船“突、突、突”行驶在蓝如绸缎的江面，小刘和父亲一网撒下去，又一网收上来，网里是活蹦乱跳的江鱼，一条肥白大鱼，鼓凸着大眼睛像是望着我们。

小刘那70多岁的老父亲说：“我们今天最后一次打渔了，把鱼放入江里，让它们好好长吧。”于是，小刘和父亲把渔网撒开，一群鱼又欢快游向江中。

渔船上岸，小刘一家立正，朝这艘供养了一家老少生活的“老功臣”渔船深深鞠躬致敬。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了波光潋滟中小刘他们眼里涌动的泪花。

而今，成为大江清漂工的小刘，和同事们驾驶着机械化的专业清漂船，对大江水域的漂浮物、垃圾进行清理，每年平均清漂垃圾2万余吨，让一座水清岸洁的江城出落得风情万般。

小刘上班的日程，一般这样打开：早晨5点半出发，晚上8点半回家。走在灯火通明的城市街头，疲惫的小刘感到心里敞亮。

而今小刘养成了一个洁癖，他看不惯一江碧水中的漂浮物，也看不惯大街上一个路人扔下的小垃圾。看到地上的垃圾，他总是习惯性地弯腰捡起放到垃圾箱里。

“小刘，你2025年有啥心愿？”早晨，我在微信里这样问。小刘晚上看到消息后回复：“李哥，我希望大江一年四季都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。”

记得小刘有天告诉我，一旦自己累了，就顺手掬起清冽的江水洗脸。隔了一会儿，小刘又在微信里回复我：“李哥，2025年，我的儿子要高考了，我希望他考试顺利，考上天津那所他向往的水利大学。”

原来，父亲和江水打交道的一生，也可以绵延成儿子对未来自生的憧憬。我在微信里回复：“小刘，愿你如意！”

芬姐，是我交往了多年的朋友，一个热心肠，

常常不厌其烦地听我这个患有“心灵躁动症”的中年男人倾诉衷肠，让我穿过幽幽暗暗的灵魂隧道进入天光倾泻的大地之上。

5年前，芬姐在这个城市开办了一个心理咨询、爱心帮助的暖心工作室，她搀扶、帮助、抚慰那些在黑暗中迷失的心灵，奋力泅渡到生命河流的光明彼岸。

有一天，我去芬姐的工作室走走，正好遇到一位黑衣黑裤的30多岁男子，见到芬姐，他只管独自抽烟，坐在凳子上不停地抖着腿。

芬姐给他泡了一杯热茶，亲切地叫了一声：“弟弟，你先喝茶吧。”男子抬头，惊讶地问：“你叫我弟弟？”芬姐说：“是呀，你比我小，我有一个堂弟，也和你长得一样帅。”

男子的泪一下就涌出来了，他说：“还从来没有人说我帅，谢谢你，芬姐！”男子向芬姐倾诉了自己的苦恼，他在湖北一个小城市打工，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，很自卑，很少社交。他蜷缩在自己孤独的“壳”里，有时沉重得喘不过气来。男子说完，似乎轻松了不少，但还一直在抖腿。

芬姐知道，这种抖腿的人，是因为内心焦虑慌乱，借以肢体动作加以掩饰。芬姐给他讲起了自己一个朋友的儿子，每月2000多元工资，但是靠自己的诚实勤奋劳动换来的，生活得很开心。

一周后，男子穿着亮色的衣服再次来到芬姐的工作室，芬姐一见他就夸：“你看，你好阳光啊。”

男子笑了，这一次，男子坐在凳子上，没再抖腿，他拿出一张最近的画作说是送给芬姐的，芬姐赞叹：“这是我认识的朋友中，画得最好的画！”

男子笑了。分别后，芬姐常常与这个“弟弟”打电话聊天，或是在微信里分享快乐的生活细节。快乐就这样传递着，也照亮了一颗抑郁的心。

有一天，我在芬姐的几大本笔记本上，看到她记录的与数百位人士交往的细节，我平时感觉狭窄的心房，突然之间河床一样开阔起来。

芬姐说，她对他人帮助，其实也是对自身的帮助，人与人之间的生命滋养，可以让自己看到的世界更美好起来。芬姐说，2025年，在这座岁月静美城市弥漫的生活暖流中，希望有她的暖心工作室散发的一股暖流汇流。

2025年的天幕即将打开，还有许多缤纷的心愿与祝福等着去慢慢实现：在医院里当护工的曹大姐，新年里，她要用更好的护理去安慰遭受疾病折磨的生命；“沙、沙、沙”，如蚕吃桑叶的声音，这是樊大哥清晨挥动着扫帚在清扫老桥老街老巷，他希望新的一年，他和守候在老老的人，在一条河流的陪伴中，生活得更舒心……

我呢，在2025年，光阴慢，时光暖，我要陪花、陪树、陪老街老桥多坐一会儿，陪老去的亲人多坐一会儿，陪我自己多坐一会儿。

希望2025年的漫漫心流，流淌在每一个平静的日子中，那是属于我的时间河流。

## 觅神州

■瞿庭滢

女儿的陶塑手作得了学校历史学科创新实践的特等奖。

今年暑期她从河南回来之后，用白泥捏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兽面纹铜牌饰。青铜铸就的铜牌饰圆角凹腰，盈盈一握。这是中国历史上发现的第一例青铜器上装饰兽面纹的器物。

关于兽的争议有很多，有说是龙山时期神面纹过渡到商周时期饕餮纹的模样，其间还杂糅了龙、螭、鸟纹等；也有说是二里头文化时期抽象的龙蛇，表明早在夏代，中原地区的人们已经开始有了龙蛇崇拜的习俗。数百片的小绿松石镶嵌出兽面，曾有一对梭眼，又像是丹凤眼，从远古时期一直看到现在。

三四千年来，没有一片绿松石松动掉落。女儿用蓝绿和白色在白泥上描摹出绿松石的色泽，又用赭石和浓金勾勒出青铜底色。我问女儿，为什么选择做这个铜牌饰？女儿说，难道你不觉得老祖先的东西美吗，这么小，那么美。

电光石火般的震动。想到那次下了高铁，拖着行李就直奔河南博物院，炽热带来的烦躁和旅途的疲惫多少是有一些的，但穿梭于各类文物中，突然就在一件展品前挪不开步了——玉柄铁剑。

此刻，它对我来说，不是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，不是代表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“中

华第一剑”。它锈迹斑斑，是枚断剑，其实只有匕首大小，但是它的美直击人心——剑柄用的是和田青玉，雕有竹节纹，笔直圆润，隐隐有君子之风。剑柄顶端挖孔镶嵌了绿松石，又有天圆地方的意象。

眼泪几欲夺眶而出。我觉得我不是隔着柄剑在看那背后的人，我是隔着一条河，大河奔流的轰鸣掩盖了其他所有的杂音——水汽的对面，是中国人刚柔并济的精神。

作为华夏文明的滥觞之地，河南有太多人和故事可以讲。“只有河南·戏剧幻城”是一个讲故事的大型容器，占地622亩，21个剧场，21个故事，故事与故事之间甚至还有勾连，大家排着长队就为了看河南的故事。女儿说，哟，这还是刚的连续剧呢。

所有故事的发端居然是《幻城》中的“孔子问礼于老子”，中国文化史上的两个巨人见面了，一个如春花明媚，一个如秋水静寂。孔子适周，将问礼于老子（孔子去了周地，要向老子请教礼的问题）。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，孔子作为摄相事的鲁国大司寇，性格迥异的两人，却能因救亡图存而走到一起。老子孔子以降，所有振聋发聩的名字皆是后辈。但是，如黑格尔所言，“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，他们才有希望。”

剧场的外围是一片辽阔的庄稼地，收割完麦子，又可以种下玉米。这是进入《只有河南》看到的第一位“演员”。总导演王潮歌说，“从青苗慢慢成长，一直到金黄，一直到收割，一直到麦粒，到

裸露的土地。这个演员在向们表演什么？是粮食吗？不是。是岁月吗？不是。是苦难吗？不是。是时间吗？不是。是信念。”

在古老的文明之外，《只有河南》在讲述大量的“土地、粮食、传承”的故事。全国1/4的麦子产自河南，曾经，河南人甘愿牺牲，将粮食通过铁路送到千家万户。郑州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，也不断上演着出走与归来的戏码，但河南的人就像这黄土与麦穗，映着明晃晃的阳光，散发着芳香的味道。

离开的时候，女儿问，什么时候重庆能有自己的《只有重庆》。我说，你认为重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女儿说，是红色的，是愈炸愈强的，是站立着的，是流光溢彩的。我说，你不是也去磁器口看过《重庆·1949》，也到重庆大剧院听过江畔音乐会吗？它们都有重庆文化的脉络。有一天，我们总会找到最适合我们的故事和讲述方式。

岁尾的时候，我去了一趟巫山。我独自一人行走在三峡龙脊，红叶还没有漫山遍野地红下去。巫峡及周边区域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南北文化碰撞和交融的地区，形成得似乎猛烈了一点，就像文峰塔下的筲箕沱，一声巨响遏住了千古滔天流水。屈原的《山鬼》流淌过去了，王勃、元稹、李白、白居易、陆游、孟郊、郦道元也过去了，最后看到杜甫满心欢喜地说，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。

此峡一出，便将迎来壮美与辽阔了。

## 我的跑步课程表

■古建祥

爱上跑步纯属偶然。

今年年初，我搬到茶园新区居住，出于好奇就在小区里跑了几次，活动活动筋骨，熟悉熟悉环境。邻居说，小区也就两三公里步道，要想酣畅淋漓，得跑出去。我顺口问跑出去哪里呢？你看看地图嘛，500米内就有公园、运动场、健身步道。

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附近跑步场所还真不少：小区院墙外就是江南新城健身步道，再西边是区政府门口的湿地公园，东边是同景公园，东南边是苦竹溪公园。

一时之间，不知选哪个合适。“管他呢，跑一遍不就知道了吗？”

江南新城健身步道就在小区院墙外，于是我拿它跑第一趟。出小区正门，西行50米即到。江南新城健身步道是沿通江大道两侧修建的塑胶步道，足有2米宽，行程6.5公里。

湿地公园在健身步道西边，第二天我就向此地进发。依然从小区正门出去，西行250米，自桐福路进湿地公园，全程4.9公里。

同景公园在小区东边，出小区后门200米至横五路入口，沿石梯拾级而上，踩过碎石健身步道，上行一段环形路，至公园最高处——聚心雅苑。转过山坳，顺山梁坡道而下，行程3.2公里。

第四天，我跑到稍远处的苦竹溪生态公园。从小区后门出，南行500米，由胜

利桥入口进园。行程9.5公里。

一连几天，我跑完三个公园、一条健身步道和小区道路，行程20多公里。周末“复盘”，就五个场地作比对。

三个公园、一条健身步道和小区道路，各有优势。

江南新城健身步道线路笔直，两旁种植粗大的法国梧桐、黄葛树、蓝桉树，枝繁叶茂、交错叠压。步道上跑友众多，美女俊男不少，氛围感强，道宽竞速快跑，引爆潜能。

湿地公园宽阔平整，绿意盎然，宛如一张巨大的绿色毛毯。旁边的南岸区文化艺术中心正在装修布展，即将对市民开放。适合男女慢跑，谈心谈话。

同景公园依山而建，步道盘旋。园中广备休闲娱乐、体育运动设施：双人秋千、扭腰器、拉力器、平步机，以及羽毛球、儿童乐园、荷塘鱼池、茶山竹海。此地可实现耐力与体力的综合锻炼、心灵与机体的全面陶冶，颇能锻炼耐力，磨砺筋骨。

苦竹溪生态公园占地33万平方米。水中游鱼成群、野鸭嬉戏。部分水上栈道曲折往复伸入荷花池中，夏日荷花盛开，千姿百态、亭亭玉立。人行其间，犹如置身华丽舞台。尤其是散见园中各处的紫娇花，气味特别幽雅，锐利刺激，提神醒脑，令人精神焕发。苦竹溪生态公园集各园所长，形、声、色、香、味俱佳，实属晨练夜跑、强身健体的首选之地。

“没有选择就没有痛苦。”跑步的地方多了，究竟去哪里跑呢？跑友说，你就排

上课程表：周一跑小区、周二跑步道、周三跑同景……周六跑线路长的、周日跑坡度大的。每周轮一次，不亦乐乎？

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一门心思跑得快、跑得远。定下每千米6分钟、每天10千米的目标。跑了两天就腰腿酸痛，口干胸闷、呼吸不畅，体感非常不好。

跑友说，跑步不仅是肌体的运动，也是心灵的旅行和意志的砥砺。不能一开始就追求跑得快、跑得远，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得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、速度、距离，长期坚持。

两个月后，果然感觉好了很多，只要一换上运动鞋、穿上运动衣，就不由自主地往室外迈步。在双脚起落、手臂摆动中，感受微风拂过脸颊、拂过耳廓的惬意，悠然忘却工作生活的烦扰，放松心情、放空思绪。甚至还能感受到旁人羡慕的眼神、赞许的目光，得意之情油然而生。跑的时间越长，跑步兴致就越高昂，一天不跑便浑身不自在。

跑过2024的我，心有所想：跑向稍远一点的漫步公园、欧麓体育公园，跑向更远一点的迎龙湿地公园，跑进马拉松竞技场。

心有所向，行必能至；力之所及，恒必有成。

2025，我来了！

# 送我一朵小红花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转眼间，我们已站在了2024年尾声。

这一年，我们有悲欢、有离合，有失去、有收获；这一年，我们下基层、走四方，觅神州、听世界。每个人，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，在2024里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故事。每个人，都是一束微光，在2024里留下了属于这一年的光亮。

此刻，我们要给2024年那个平凡的、努力的、坚持的自己送上一朵小红花，奖励我们在每一个低谷中依然奋力攀爬，在每一次跌倒后都能勇敢地站起来，站成挺立的模样。

前方，2025年的曙光已经悄然升起。

——编者

投稿邮箱: kjwtzx@163.com

## 星星跟着月亮走

■南风子

2024年，我去了好多次南腰界。每一次，我的心都跟着山歌飞翔。

第一次去，是在一个初春之夜。迎春花开得纷繁，光灿如金。在红军街上，月光如水银，我听到了一位诗人唱山歌。歌声清澈透明，和着月光一起荡漾，如梦如幻，晃进人心最柔软的地方。

虽然只听了一遍，但是歌词却一直记在我的心里。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：“山歌好唱难起头，木匠难修转角楼；石匠难打石狮子，铁匠难铸铁绣球。山歌越唱越好听，钻进骨头钻进心；太阳听了不下山，星星听了眨眼睛。”

我请他接着唱。他说，当地有一位老人唱得更好。我想起了几年前在余家桶子（红三军司令部旧址），听到的一首山歌——《高山上云套云》，令人一听倾心。于是，我跟着他走进老人的家。

老人先沏了三杯宜居茶，又讲了一个故事佐茶。传说，古时的酉州，有一个山歌王，过山唱山，渡水唱水，肚子里装了一万支歌。唱得桃花红如火，李花白似雪，唱得春笋拱土冒出头，唱得天上乌云散，唱得满壑谷黄……最终，他乘着歌声的翅膀飞到天上去了。

我脱口而出：“如果真有这样的山歌王就好了。”

老人笑着说：“还真有。”他见我一脸怀疑，就站起了身，唱起了山歌，一首又一首。

“六月天干旱起云，穷兄穷弟盼天明。口渴喝井中水，龙溪山民盼红军。”

“太阳出来漫天红，扛起梭镖跟红军。星星跟着月亮走，干人从此不受穷。”

干人是方言，穷人的意思。

“要吃海椒不怕辣，要当红军不怕杀。打铁不怕火烫脚，革命不怕砍脑壳。”

……我听着听着，入神了。许久，我点点头：“确实有。”我心想，红军不就是这样山歌王吗？红军的军歌一唱、军号一响，南腰界的山山水水不就换新颜了吗？老百姓的心田，不就有了一片片的金黄的稻谷吗？

之后，杏花白，我去找他；桃花灼灼，我去找他；梨花似大雪，我去找他……我想听他唱更多的山歌。然而，他却不再轻易开口，而是领着我走向了

南腰界历史的深处：红三军油印办公室旧址，红三军宣传队旧址，红军大学旧址，红三军大坝祠堂战斗遗址，红军烈士墓，红军二·六军团会师纪念馆……这些红色印记，见证了人民的红军为人民，人民的红军人民爱，红军与人民痛痒相关、血肉相连的深厚情谊。在走访之中，我还听到了许许多多感人的革命故事。诸如：贺龙路过刘心扬银铺，请他修补军号、打造口笛；红军去“大水井”帮老百姓挑水；游击队员巧智保藏柄上刻有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的大刀和一面军旗。

杜鹃红遍大山时，我在稿纸本的封面写下了五个字：红宝石口琴。我的内心涌起一股强烈的情感——将这些红色山歌、红色记忆，融入我的儿童小说的创作中去，塑造一个独具特色的红色少年形象：一个野性的小割漆匠，被乡民誉为“小山歌王”，在红军的感染下，成长为一个阳光的、智勇双全的“小文艺兵”。红色题材的儿童小说，应该富有高雅的审美旨趣，引领社会审美新风尚；对小读者起到传承红色基因，注入精神之钙的作用。怀抱着这样的理想，我动笔了。

丁香花结起花骨朵时，我开始收集第一手资料。我深入南腰界的各个角落，踏访革命遗址，触摸那些斑驳的墙壁，在想象中感受当年红军战士的呼吸和心跳。我寻访当地的老人，从他们口中聆听那些感人的革命故事，每一个细节都那么真实，那么感人。

石榴花结出小红盏，《红宝石口琴》的初稿完成了。荷花飘香时，重庆市作协、重庆市儿童文学协会、酉阳文联、酉阳作协，纷纷给我许多阳光。国庆来临之际，“红色少年诗选”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一部——《红宝石口琴》也正式出版发行了。其时正当桂花开了，芳馨沁人。

此刻，窗外的蜡梅，正吐露芬香。我有一个文学梦想，就是为孩子创造一座“心灵的桃花源”。孩童时，他可以在这里汲取精神的营养，以阳光的、审美的态度面对生活。多年以后，他长大了，每当乏了，倦了，他都可以回到这里养精蓄锐，重拾对生活的锐气和惊奇感。

2025年，我将乘着红色山歌的翅膀，创作抗战题材的儿童小说《红阳雀》——“红色少年诗选”系列第二部。书写少年在抗日战争中，以山歌、京剧、巧智为武器取得诸多胜利的诗意传奇故事。正如南腰界的那位老人唱过的：“山歌越唱越有劲，星星跟着月亮走……”